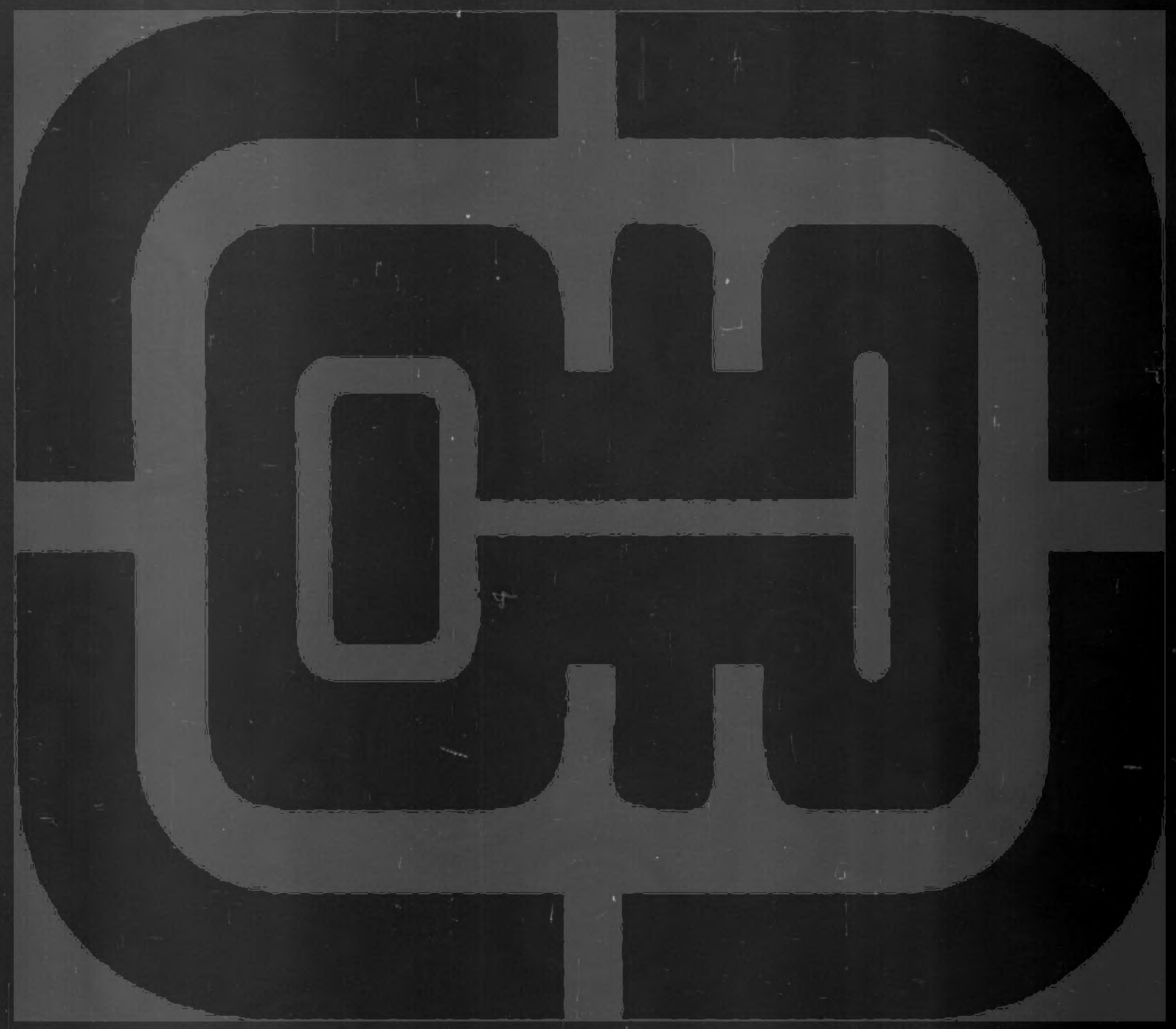

守令懿範序

人君代天子民選用良吏導之以生養休息之政而教之以仁義禮樂之趨使並生於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窮困而失其所歸其被父母之澤者皆足以全安其室家而不相害守令於民所係豈淺鮮哉唐虞三代尚矣其

宋書局

造士有法其養民以仁故士咸知代
君以為養斯民不獲其所者鮮矣周
室既衰人主不知其職在於養民而
州牧侯伯不知父母子民之義民之
得其所者亦鮮矣此豈上天生物之
意耶嗚呼先王養民之政亡而百世
無善治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

間有賢人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而
攻之其見道之明積累之厚固不敢
望三代以上人才也然知政有體要
不敢用其智力而依於忠厚知民生
所依不特夫法術而放於仁義禮樂
跡其所為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
豈弟之政足以變愁歎為悅豫易凋

瘁為豐盈黎民尚亦有利哉夫生於
百世之下而欲比隆於三代之前不
可得矣春秋以降有賢守令出焉皆
足以調元致和體化召順而得民永
命恒必由之庸非後世所當效法者
乎蘇守蔡國懸民採古守令之賢者
列為儒牧循牧分上下二編名曰守

令懿範錢塘尹闕侯成章仁和尹張
侯譽復刺史縣齋以惠同志徵言於
善竊以傳記所載皆古人之陳迹也
渾然同體與物皆春此古人之精蘊
也涖官子民無所見而苟且決事此
如瞽人行荊棘中舛謬甚矣若夫守
宦文而遺本實豈得謂之知要哉康

誥曰如保赤子君子誠有愛民如子之心則盎然春意融液流通善政善教皆由是出種種陳迹莫非精意之流行天根之妙用耶詩書所稱何以異焉周程大儒亟倅一時流洽百禩用此道也苟無是心雖日置几案終不免斵輪之誚矣昔有善攝生者單方曲技傳自閭巷足以延年有得龍宮之秘藏而更死於國醫之手何則善用與不善用異也夫往事之已驗者章章如是有官君子存是心而施之政豈止惠利一郡一邑已哉闕侯陞春官郎行矣張侯寛仁而明決精密而嚴恕有古良吏之心者其惓惓

為此期與為善而已敬為之序

隆慶壬申春十月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

致仕左布政使前兩奉

勅提督雲南廣西學政錢塘陳善拜

撰

守令懿範序

成一書而諸善可見者蘇守蔡

侯守令懿範之編之謂也見用

心之仁焉見師古之智焉見區

別之審焉見擇取之嚴焉見評

隲之當焉見嘉惠之公焉傳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侯欲使民各得其
所保愛之計圖之甚詳不徒以
虛受人集思廣益而又古人與
稽善政是資多方講求由衷惻
怛念念在茲而不肯莽鹵爲也
其用心何其仁也書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故何必讀書孔子惡夫佞者而
鏃礪栝羽他日以誨勉乎門人
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又子產所爲重使於尹何也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侯之所編
侯皆懿之而以爲範博我聞見
裨我聰明愈於共載白首之人

其師古何其智也均之為牧聖賢得於學問而豪傑禀之質性是故有儒牧有循牧儒可以包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之間蓋有辨焉而功效所成亦不能無大小偏全之異侯各自為編其區別何其審也趙張之倫其在當時蔑擿如神既有赫赫之譽而載之汗青亦甚膾炙於人口矣侯一切舍之鸞鳳其德而何容乎鷹鸇耶他如餙外鮮終縱有異等可稱侯亦擯而不錄貴其實與久也其擇取何其嚴也人列數端其事皆關於

親民者績苟奇偉侯輙有概於心高山景行嚮往勤切三嘆思齊表揚曲至若或遇事而激矯枉而過者侯亦設以身處而為之酌量揆勢度時折以中道即使其人作于九原亦將自悔其見不到此而心服於侯其評隲何其當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天下而皆賢守令也則天下之民皆得所庇而吾一體萬物之心慰矣故誠者非自誠已所以成物而獨為君子則遽伯玉恥之侯以是編付之梓蓋曰我弟守蘊耳天下之民之望仁於其

守也猶之蘓也我所告于令者
吾屬之諸邑耳天下之民之望
仁於其令也猶之吾屬之諸邑
也有懿範焉而相與則傚之守
令之仁將徧於天下之郡邑苟
可以有益於天下而何必功之
自我出哉侯真仁人之言而博



乎其爲利也其嘉惠何其公也
故曰成一書而諸善有可見也
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爲
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徒知徒言
蓋聖人不尚之矣侯雅志學道
澹無嗜慾厭糲是甘自奉蕭然
而民之供役者不知侯之專城

也水蘖之操皭然不緇既不少
煩乎民及視其民則惟恐傷之
拊循是急生息是務孜孜焉詢
民之所疾苦害亟與除利亟與
興勞瘁神形惟日不足吳俗浮
奢躬率化導揭之鄉約家喻戶
曉設塾闢館選秀甄育蓋其軫

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其引民
出迷途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
赤子之顓蒙而携從明師之側
凡侯所希慕於往昔而自以云
者侯莫不有焉以侯之材譽豈
不能自炫以干譽以侯之明察
豈不能籠絡束縛以威制乎民

而侯不為然也傳所稱廩廩德
讓之君子侯之謂也然則侯於
是編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不徒
託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知行
合一言行相顧而豈若竊糟粕
為緣飾計者比哉嗟乎大丈夫
有志於生人每欲得守令而為
之有終身仕宦不得為守令者
則自恨之誠以吾意朝蔡而仁
可夕及於黔黎也彼哉墨夫無
足齒錄矣是編所載其所存主
其所作用上之為儒次之為楯
皆非俗吏可以同日而語信乎
其範之之懿也日置座隅能自

得師斯為天地立心斯為國家
布德而生人其至幸矣吾願舉
世懋敬哉吾願舉世懋敬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大典總理
大誥總裁官養齋嚴訥書

守令懿範敘述

記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泛言人當法古以為行也傳曰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專言吏當

法古以為治也古人往矣其良

法美意方冊具載典刑猶存非

事之已成者乎自馬遷著循吏

之篇若姒敖子產之徒咸奉職
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
內烝烝嚮乂若吳公文翁謹身
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
稱仲舒弘寬三人為儒者以經
術潤飾吏治蜀穎顧出其下耶
而又別立儒林豈直守功令誦

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
使秦疑儒為無益人國而吏將
為法家流耳舛哉
吳郡守廣平蔡公敦尚儒行以
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吳
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
桑養畜樹畜通渠廣溉銷兵戢

盜崇倫去奢大都昉西京之遺
軌至明斷精識本於信義篤誠
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危蹈
焉故甚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
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儒
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戒
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拜為三
公兗舜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
守令政蹟彰彰可法者自周末
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采掇其畧
分為儒牧循牧三編總曰守令
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亦伯
王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
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之政非

出於循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
若鄧牧羸糧以自給介矣其中
李離伏劒以申法剛傷於矯此
亟功狥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
其免矣夫漢反秦敝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
帥延至文景遂移風易俗幾致
刑厝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
民始凋瘵國亦虛耗矣孝宣興
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
吏民之本愚與共之于是良吏
獨盛今
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務益深嗣位
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

御節財用裁冗員省工作郤貢
獻慎簡守令惠養元元相府並
有蕭曹之風爲正右儒時也是
書當如崔寔政論置之几案以
爲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
其跡斯善於治矣由是捨筏忘
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示余僭
爲揚搉妄有譏評每虛心翕受
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前進士吏部司勳郎
勅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汸頓首書

# 守令懿範序

守令職在牧民古今有志之士率欲一試以行甚所學此服官政未必有治理效即效亦未必眞德實意鬲溢黎庶此豈盡格於時泥於勢乎意者本原弗澄存主未定意見既多偏陂而毀譽得失之感又從而搖奪之漸趨時好潛鑠初心即性資愷悌平易近民然未能超然聲利榮

觀之外仁愛之施輒或自閑甚喜功亟名者必
至倚法以逞一時底績雖亦有華稱而不知民
瘼固淺之日深矣此在好修者且爾彼庸墨弗
論也方今
聖天子御極軫念元元慎重守令之任海內矯
首想望太平竊諦觀之大都吏治文法稍密繩
檢而培養邪本似尤有未明甚大者有識者蓋
不無隱憂焉前侍御督學耿公嘗行校官弟子
輯守令寶鑑未成余丞蘇郡逾二年日惟磨
礲此心質對士庶益見牧道之未易盡政暇廼
述侍御之意延郡中博推君子并一二文學采
集儒牧循牧二編凡若干人本傳之下僭為論
著數千百年注哲之精神運用雖各隨所詣分
量差別大較循牧矢心保民政求實濟儒牧悟

仁者一體之義。痿自肫切。毀譽得失。俱無以易其心也。有民社之寄者。稽古良吏之作用。又進而得儒者之心源。世累無營。意見融液。則此中藹然痌瘝在念。種種注措。皆為造化達生。裁為生民立命脈。以贊我聖天子恬熙之盛治。顧不偉與。不然。仁體不明。氣質用事。生裁少拂。已為害政。厲民之端。矧任恣睢。肆威愎。如所謂倚法以逞者。民何以堪。抑愚復有深慨焉。賢如程伯子。猶以視民如傷自媿。古人子惠斯民。誠意懇至。日見不足。固如此。乃或慕儒者之遐軌。而民事則踈。飾吏治以文學。而本實則撥。輒偃然自居。其能視眞儒之業。何啻千里。其或雖意循良。耶便目前。嗔咻雖勤。興剔未逮。赤子固依然困也。頹乃瀕海之治

亦果若是已乎嗟嗟吾爲此懼矣編成名之曰
守令懿範用備觀省且願與海內司牧者共勉
云
隆慶己巳七月既望知蘇州府事永年蔡國熙
書

守令懿範凡例

一是書本以昭守令儀式而其旨歸則在體大
造生物之心及
朝廷養民之意孳孳保育乃爲稱職此義不明仕
多爲已或事發摘以稱神明或倚搏擊而重
威望或假公廉而恣苛刻不知誤了多少豪
傑害了多少生靈可爲於邑故茲編於仁愛
之脉諄切申明不厭反覆固竊有所重云
一是書不開門類蓋恐一有所遺反成滲漏故

止爲儒循二編附以古人名氏倘得其大義
種種妙用皆由此出況重農桑興教化興利
除害弭盜救荒一切事宜亦已具載其中雖
不分類亦無缺略之嫌矣
一是書之載惟取其關係牧民之事則采而輯
之非編紀前哲備述始末雖其人殊勛偉績
亦未之及者特以非守令時事故於例當略
去觀者鑒之
一是編既成謬以已意略加批點其旁用○者
乃立政之本原化理之所自出也其旁用丨
者爲政大端行之既效可師法者也其旁
有一二處用丨者微有疵者也其中或間以
一○者別是一事非與上相蒙而實相成者
也觀者當自得之
一古今殊時彼此異地諸所采集或有在此在
彼則可施而於今於此乃若有難行者竊以
古人一意爲民殫極智慮苟生斯世必有變
通設身處地因勢化裁師其意不泥其迹是

在爲司牧者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焉耳

一各傳後妄以已臆評隲數語要之見所取之本意以興起吾黨之同然間有指摘一二者竊日附春秋責備之旨且以共求美善之至觀者幸勿罪以不自揣量云

一是編所緝止從簡約以便披閱且公餘甫一操觚疎俚實多諸凡意見未逮稽援未周體裁未當幸當世高賢相與訂正而續成之

守令懿範總論二篇

儒牧編總論

自太史公始立循吏傳不以儒治入傳中豈遺儒哉懼以吏治小儒也噫親民儒者之事也自秦而後元元之命實惟諸君子之牧政是懸吏治可小哉然則列儒牧於循牧之傳可矣分而別之何也曰儒者之政類循吏之所能爲豈誠有希世之事哉第其識仁之脈渾然同體於民物肫肫惻惻求以盡吾生生之心不作好惡不露技能不要功德

則循吏或難以槩許耳載稽孔門立教以仁爲宗萬世立心立命之學於茲益著由偃諸子服膺聖言所試輒效若風行而草偃何爲其然哉聖門仁脈之淵源可默識矣漢世近古吏多循良若文翁諸君子之治化尨雜然和穆有三代之遺風焉然不以知道名豈古之學者潛行默成非後儒矜飾比耶唐之治雖不逮漢然覽元紫芝陽子野之風度蓋超然塵寰外矣退之稱文士其政亦炳炳可述非偉儒哉或者疑漢唐無儒抑孰知生生之意流行漢唐間未嘗息也獨無儒與吏蹟而儒用雖儒之可也宋興周程二先生醇儒也顧其吏事皆精練近民得一丞倅猶且嘗澤入人深如是而況上此者乎作史者特標之理學使若與吏治異格然者恐非二先生之意矣溯及南宋僞學之誚興而吏治亦寖不古然漳州之政澤及部屋其果僞乎哉至如張如陸如貢如魏數君子者見雖不同動臻實效蓋皆所謂有用之學也嗟乎運機者近謫遠猷者近迂吏他者近於多事孟子所謂仁術

難言久矣理瑜微瑕賢者或不免焉吹疵以病儒儒何辭也顧舍此而崇操切之儔生民之命誰挽哉予恫然傷之錄儒牧於宋獨詳焉志諸君子之隱也濂洛一脈流洽百年之後有遺仁焉儒者之用何其深且遠乎若乃釣名養望談空茂實者亦附於儒詆儒者將藉口矣

## 循牧篇總論

予既爲儒牧編復取鄭子產以下若而人爲循牧編夫循牧何異於儒牧矣乎其施爲大畧相同然率天資近仁未從事於聖學要之未能盡醇故別爲著錄以見學問之功之不可闕也至其氣度高遠心源平易煦育真切不徇俗吏操切之格則卓然可爲世法故爲論賛如左云生民之困久矣夫天下多事起於多求多求生於多欲甚哉多欲之爲天下害也甲者欲利高者欲名人各競其逐逐

無厭之求欺詐矯僞詭秘百出相與蒙蔽籠絡於上下之間此俗吏操切之政所由起而生幾日微也夫以俗吏操切之政而馭末世矯僞之俗如築堤捍江湖之溢其堤益高則其浸益巨逮一決而不可復支矣君子知情欲之實乃其濫觴之始是故約志一情惟利與名皆泊然無所嗜好乃所以窒其多欲之源而開其生息之端也夫天下方困於多欲上下相與苛求詳其科條嚴其督責程功效於歲月之內我獨泊然無所嗜好惟以此赤心與之日相質對而徐徐焉默運轉於其間其軫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以求脫然而復其元氣其引民出迷塗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赤子之顓蒙而携從明師之側不忍遽以夏楚施之而駭其稱性之萌芽末世煩苛纏繞之法可以一掃而却而收清靜寧一之化矣此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也三代以後漢文帝用此道與民休息天下幾至刑措善人爲邦勝殘去殺之效如此其與後世以法把持驅民入於坑穽而桎梏之使不得動搖則

天壤矣故此編凡炫才智立威名者皆在所不録特自其欲淡事簡懼懇於愛養之一脈者亟爲表章之以爲治道必出乎此庶幾乎堯舜三代之遺也嗟夫生民之命脈係於守宰其望吾以生養安全之者何甚殷然自漢以來千餘年間而循牧落落如晨星則困斃於繁急峻峭之中者何限悲哉生民之不幸也故茲論著古之循牧將與儒牧並行以爲百世仁牧之鑑有志之士得吾說而推明之庶幾有補於斯民也



# 守令懿範目録


卷一　儒牧

周

言偃　卜商　仲由　宓不齊

高柴　端木賜

漢

文翁　魯恭　倪寬　劉寬

唐

韓愈　元德秀　陽城

宋

周惇頤　程顥　范仲淹　陳襄

張載　謝良佐　馬伸　朱熹

張栻　張洽　廖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陸九淵　楊簡　劉清之

黃榦

卷二　循牧

周

公孫　晏嬰　公儀休　董閼安于

子奇　西門豹

西漢

吳公　汲黯　黃霸　韓延壽

王尊　龔遂　召信臣　薛宣

何武

東漢

寇恂　卓茂　杜詩　劉平

衛颯　任延　郭伋　張堪

劉昆　第五倫　鍾離意　宋均

秦彭　黃香　龐參　楊震
虞詡　吳祐　陳寔　崔寔
韓韶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賈彪　劉梁　孟嘗
賈琮　羊續
蜀
董和
魏
杜畿



卷三　循牧
晉
陶侃　呂豫　王承　范甯
顧顗之
南朝
何遠
北朝
房景伯　李崇　蘇瓊
隋

梁彥光　公孫景茂　劉曠
王伽

唐

陳君實　薛大鼎　賈敦頤　高智周
田仁會　狄仁傑　姜師度　韋景駿
顏真卿　柳渾　李朝隱　韋丹
張全義

卷四　循牧

宋

曹彬　張齊賢　錢若水　向敏中
邵曄　陳堯佐　張詠　杜衍
韓琦　富弼　范純仁　范純禮
包拯　趙抃　歐陽觀　歐陽修
司馬光　蘇軾　魯有聞　魯肇
趙尚寬　蘇頌　常安民　張戩
蔡襄　葉康直　宗澤　陳規
虞允文　王十朋　趙方　孫子秀
黃震　趙景綽　大公鼎

元
諳都剌　周自強

守令懿範目錄畢

# 守令懿範卷之一

吳郡守永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　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仝刻

## 儒牧

### 周

言偃

言偃字子游一字叔氏吳常熟縣人孔子弟子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政在愛人尚矣聖門以學道先之知本哉夫世之憸礙者無論也即賦性慈祥煦煦焉黔黎是念中果無間隔否耶吁愛從念起轉念即別病在不知道耳道惡乎學歟易傳有之剥盡一陽來復閉關之後天下雷行矣

宰武城不問其政問人牛刀之戲有心哉答以學道於此見聖賢之爲政非規規事功末者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嗟嗟今之從政者率謂舒緩不如疾給謂緩而大者之難成不如疾而小者之易就而不知疾趨者多躓履泥近者蔑遠圖此無他功利之念

重故責效所夕而政體國脉所傷滋多即號爲高明者往往蹈此爲守若今者可以鑒矣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爲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巖邑也又多壯士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慎斯以往不難矣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則於蒲何有及觀由以好勇稱然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則撫

民之實意固行乎其間豈若世之恣威愎者而夫子猶以無所取裁少之信能取裁其施爲又當何似歟子固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責吏治以中庸蓋自宰中都之外鮮聞矣獨由也與哉

夫課政者淺采風者深治蒲三善豈假簿書知哉殿最吏績此實綮要云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治民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爲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其幾也初子賤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政是故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焉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古稱師臣者帝堯舜是已子賤以任人治單父智哉爲政者唯自是而不能下人故負氣任情動多紕繆乃子賤之父兄師友豈直廣咨詢示風勸其兢兢觀省之益多矣鳴琴而邑大治非徒佚也雖然知人實難偏聽生奸子賤之取人應不爽已彼巫馬期者豈獨不知任人之逸而以任力稱何居噫各盡乃心不強其所不能固聖門切實之學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之別族後仕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蹊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賓。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於乎。孰謂民可欺哉。當子羔論刑之時。愀然不悅。其辭色亦幾微耳。而刖者輒窺其隱。以銷怨心。誠之能動物也如此。夫得情勿喜。子羔以之視彼任氣作威。漠無哀矜意。而猶以才斷自多者。蓋天壤矣。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

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木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二者當官矩矱也志功名者薄富貴廉猶可能哉心平則政平難言矣策功銘則師心而忽人之善求名亟則蔽賢而炫己之長皆不平之過也廉以平唯無我者能之

世謂廉者多刻非也廉者不恐取民之有非仁乎若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己非真廉矣其刻也宜哉故仁者必廉廉者不必仁

漢

文翁

文景時文翁爲蜀守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修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僻壤也界在蠻夷文翁一興教化學者之多至比齊魯孰謂三代後果難化哉漢守宰以淳德化民者固多至如崇孔氏勒訓誨以奬進人材爲急務如翁者蓋鮮是豈直循吏殆漢儒之醇者耶余嘗讀蘇氏紀蜀人治地得翁所爲碑刻孔子古像蹠見裾後蓋危坐其懇式孔子如

此亦可想見其志趣矣

○夫土風非旦夕所能移也中有成筭亦可計時而奏功文翁守蜀數歲士皆成就可驗已其始也擇材敏者躬自飭厲僅十餘人噫教思即無窮精神何能泛加哉因人及人教則漸廣固易俗之道也立教者宜加意云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帖服

○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起與公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竪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
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
○儒者之政仁民而愛物中牟三異孚化深矣迄
今想其氣象融融煦煦若飲醇於春風中也其
仁愛之感歟噫仲康信賢者不遇仁恕掾況然
矣漢近古不獨吏懋實績乃其上下之際亦多
相成云

倪寬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張湯爲廷
尉以寬爲掾時廷尉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居
其間湯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之說擢
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緩刑理訟下士務
得人心擇用仁厚吏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閭狹與貧民相假貸以故租
多不入後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愈奇寬
○寬以經學聞其不求名聲負租課殿則庶幾學

道愛人君子淡然世累者矧以儒生居文法吏之間而能使張湯信重則其不激不隨所養亦深矣謂之儒者非歟

劉寬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舜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曰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道化如劉寬絕無法持之意三代後鮮哉牧體百世師也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耻之心不論作用之張弛何如也長民者得此意可以興化矣

唐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爲山陽令有愛

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表諫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爲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名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益涸鱷魚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文風遂振愈去共立廟祀之○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長慶中遷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論不及格致儒者病之噫言格物者物必未格也馴鱷魚暴格耶否耶是以君子之學存誠動物乃爲實際空言者雖詳無補矣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華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璫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下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宿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

法字

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若歲滿笥餘一縑駕牛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饑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亟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屨簟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事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者

大夫無之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累肉之徒耳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魯山一刺史耳清標逸節使見者頓消塵慮或自慶得同生其時何感人若是深哉唯不爲名利所縶縛也其他行卓絶者甚衆以弗關吏治故弗載千載而下仰之若孤鳳云

魯山之志操脩然塵外世之居民上而厚于奉身者讀先生之傳可以赧然愧惕然省默默湔除矣

##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由國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

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余讀韓氏書稱陽子未仕薰其德而良者甚衆及爲諫議不色喜若在草野灑然異之其蟬蛻世味中者耶刺道州不進侏儒蓋亦強毅不阿士也拙於催科至自囚於獄近迂矣乃懇惻處足諒焉貞元之末稅及閭架無亦時激之歟迹其委身殉民等名位若苴梗雖謂有道之士可矣

宋

## 周惇頤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慶曆辛巳年廿五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爲也。達悟因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暴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爲憂。實以行汙善政爲耻也。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附念菴先生謁先生祠詩云病中一敝篋身後幾升堂爲語爭名者謀生孰短長語警策可省○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譖之趙抃。抃臨之甚威。惇順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來爲守。熟試惇順所爲。執其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惇順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已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寃。○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古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著爲令云。○惇順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餐粥

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書堂於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後分司南京力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遂于書堂而定居焉

世謂儒者爲迂不適于用茂叔精密嚴恕雖疑獄一訊立辯果迂乎哉其置手板委告身所至洗寃澤物不憚荒瘴類皆自無欲中出也彼中多物役而欲有爲於天下嗚呼難矣

夫士人居官履順安常從容應之易能也乃若際難處之事與地與人鮮有不動意者中無本而累於物也周程二先生當威嚴繁密之際超然綽然荒崖絶島緩視徐按監稅枯力談笑處之此何以哉擴然無所累隨處皆光霽也噫時時識得此意豈有躁動失宜者哉

竊疑之賢不肖之不相能無怪也周趙皆賢者閱道之心茂叔於眉睫間鏡矣諸茂叔者受焉

何歟噫焚香奏帝其嚴乎顧其心猶未能自信也自信之未能而信人之心實難若茂叔尤渾渾難測矣雖然始疑終信非兩賢相感而能之乎

##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年廿六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顥所部飲食芟

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顯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初至鄂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顯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顯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攝邑事牒訟日不減三

二百數顥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陂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顥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于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顥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如此○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移澤州晉城令

只一翁字便
雪一疑案

有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柯兒與張三翁家顯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教僞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見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顯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懲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顯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顯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
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
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
其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
鄉鄰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
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
應文具數而已顯至晉城民遂爲精兵○民俗尚
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顯教諭禁止○晉民
朴陋不知學幾百年無登科者顯擇其秀異爲置
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訪進學者風靡日
盛○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暴桀子弟有恥不
犯迄顯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
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恥云後劉立之官
晉城拒顯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
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熙寧中以監察
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
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顯嘗任臺
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顯事之甚

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辨遂無
不從者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
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拒以法昉
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
而歸城吏以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此逃
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
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
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慴既
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
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怡我何能爾也果不
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
帥劉公渙以急告顥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
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
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
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
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顯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爲至誠所致云○奉詔諭時政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顯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顯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會大旱麥苗且枯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之○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水災民饑顯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顯曰盍亦自陳顯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饑者司農視貸藉所賦不等亦怒檄縣杖主吏顯言濟饑

當以巳。不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
巳。○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
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
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畿邑苦
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
獲除者、皆頑民、顥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遂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
可、畿邑賴以皆免。○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
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爲不可、官至謂顥曰、民
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
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
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巳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
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歲
有水旱、顥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顥
去官、顥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顥嘗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顥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有媿於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當法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時監司方務嚴急待顥率皆寬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前在晉城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罷扶溝邑事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顥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劉立之嘗問顥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患在下者多欺顥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

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顥曰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余讀循吏傳其中往往有異績符道妙者私歎無能爲役及觀伯淳所歷政跡蓋津津然不能一言賛也仁人哉仁人哉跡所規畫注措要非人所不能爲者第其嘿自運用物應民孚則在一念肫切處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其充蹈語也所至百廢具舉無纖隙滲漏即漢唐所稱嚴明吏不逮焉得其一萬事畢先生之謂矣

書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伯淳之均田稅第產籍非乎其思精而法便則三代遺矩也扶溝經畫定數年計蓋默寓井田意而人莫之測矣後張朱二君子惓惓正經界而人輒迂之噫發大議機則弗藏欲人不我迂也得哉世謂憲體牧體異然也然伯子爲御史則曰只是格君心其令晉城扶溝則惟教化溝洫爲急

絶無掇拾臣下小過寒責之意而職自舉亦無禁戢暴民之威而民自有耻不犯孰非仁體之孚上下乎

爲司牧者即無論統治廣隘遠近而人之淑慝戶之盈羸咸欲知之審者豈以炫能必如是然後賦役均而旌別當種種注措允愜輿情否則偏蔽叢生不得其平者多矣善程伯子之爲宰也夜聞有殺人者即知爲某村某非其精神不懈日運於一邑之間時能徧使守與令皆若人又何下情之壅閼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寧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卽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卽地建學○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擢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
徙知慶州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
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
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
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
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鄧人賈黯



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語人曰吾得
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作岳陽樓記中有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其素積也守
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
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
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
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
稱其賢也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募民存

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
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
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
工作鬨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
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
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
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
流徙○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

輿置博州納場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
鍰給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
倍價招之賚巨牓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
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
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
民因立像祠焉上書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
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

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其卒也羌茵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論希文者類高其勳業不以儒學名余謂希文見處難忖已先憂後樂眞仁人之言哉其政多改弦不徇時議史稱其所至有恩卽此可稽實際矣凡牧民者皆軫念痌瘝如希文元元何至多虞哉

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希文縱競渡興土木蓋人所駭且疑者亦奇矣哉拘儒按成說好議人長短必曰是詭行不可訓噫必擇其可以訓者民殍矣迺希文一念懇切處固不求人知也獨較猶可況利民之事彼憚浮議泥常格而救民不力者獨何心歟

夫嘗職郡邑懸萬夫之命未易稱也迺士人由清要階謫外者率多怏怏含憤屈意甚者卑吏吏茂監司計日而望遷也今范公之待孫甫何

如哉第公以便宜行事而甫悉繩以法則志之不得伸亦多矣嗟嗟以宰執出守大藩遇轉運之相制無倦色古人誠不可及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倡道海濱人謂之四先生仁宗朝舉進士主建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敝訟之難聽積久者鞫根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隱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耆老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爲民利皆樂助焉及去民攀車遮留不忍去○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

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常數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除旱且有溉歲多豐穰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云主浦城簿時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撑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汚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述古爲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使無惑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者矣考其素嘗與陳烈輩倡道海濱固積養士也聽斷措

置之善特其餘耳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嘉祐初爲丹州雲岩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教郡學載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

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訂頑備言仁體先儒謂秦漢無有見及者其令雲岩惟敦本善俗是先而制復周悉理一分殊之旨鑒鑒乎皆可績語也顧其轉移運用類嚴切者視伯淳猶覺費力焉其以苦心力索中來耶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顯道嘗言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上蔡以覺言仁說者或訾其未該今考其政能令吏卒如偶人狀其精神貫攝可想矣彼真識

仁者歟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崇寧初禁元祐學伸時爲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頤以時論方異恐貽累伸贄凡十反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扰拒之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計百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伸常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

用求於人也。○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伸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伸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爲義而韞藉深厚涖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時中直躬而行不忘濠壑蓋矯矯勁節士也中委已愛民意亦自懇篤薰陶之力歟第其拒茶引觸守怒似稍激者鮮于之三難儒者其猶病諸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轘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爲之矣周程百世師其筮仕亦滯於僚佐簿倅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署劇品且時艱不可爲而剗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

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涖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究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生不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會陸九淵訪熹熹請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单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亘與僚屬鈞訪民

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
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
心尤苦熹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饑民自劾有短熹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復奏請盡出內庫之錢
以爲收糴之本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監司守令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知台州唐仲友
者時相王淮之姻家也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
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奸贓僞造楮幣等
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鞫
之獄具情得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
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僞學詔以熹主管台
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
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

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勑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

元晦學集諸儒之成無贅論已迹其吏治炳炳乎皆行其所學者浙東荒政仁及部屋矣義倉有制白鹿有規皆百世師也世多以鵞湖之辨有異同而子靜義利章則登石焉去短集長固

元晦無我之心歟劾仲友章至十上見仁人之能惡人而潭州之降洞獠亦信孚蠻貊之一驗也顧其風裁凜凜稍不似伯淳之渾然者豈道則同而作用亦微有別耶

提舉浙東皇皇鈎民隱單車屏徒從深歷窮谷亦苦心甚矣噫同室有鬬被髮拯之宜爾也彼悠悠清談者能乎顧予不能無愧也已

奉公畏義之人每事兢惕顧得失諸念不能無累已高明者識體要易簡宏博疎脫處或不免焉豈盡善歟觀元晦答范伯崇書宛然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也涖政者宜深省云

##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之子也生有異質師胡宏得其論仁親切之旨作希顏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間入寇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栻

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洞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北邊分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



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襍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加賞罰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栻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非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貧戶熟田與之杖劾大辨詐
譏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杖以不得其職求去
嘗誦東山詩見周公推正大之情及其家室歎
曰諒哉德厚者當如此矣敬夫歷衡邑屬兵燹
餘撫戢士伍無玩非遂養其能爾耶及考先生
之學又以高明簡徑稱者而諸所裁畫曲中機
宜其用心亦既密矣第風裁猶頴見然者所乘
之時哉假養盛任熟又當不亢於時未可知耳

推排法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嘗取管子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語以爲窮理之要嘉定初
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
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授松滋尉湖右
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
民自實其土地彊界產業之數投於櫃內籌覈而
次第之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
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驗矣

官秪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于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與守鏡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守悟爲罷都吏而兄所籍之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致旱伸寃得雨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聽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時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自少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夫谷之傳聲此動彼應氣潛入也元德息兄弟之爭黠盜自服精神感人勝於威刑多矣

都吏一言怒郡守幾傾二十餘家長民者可偏聽耶浸潤之譖不行焉信哉明且遠也公能生明其在無欲乎若元德不嬰守銳徐計倉庾以釋之善乎率此法可以和上下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劒人少好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沈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城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

○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白其能而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二士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楊迫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無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遷郎官奉祠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盜陷桂陽韶人皆懼予晦燕笑自如蓋鎮之以靜也既而遣將督戰盜遁晏然儒者之動靜爲時倚重如此豈其學已有得故應處自能中機歟

直道而行似矣率性乎任情乎周子曰動直則公而孔子則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夫爲政

者固多委曲以濟事也靜虛動直則曲而中矣
率性之謂歟若乃強直自遂者身即無玷於民
情亦有矛盾否耶子晦公嚴夙著然濤士愛之
若甘棠此必善用其直者矣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初仕判南劒州嘉定中累
進禮部郎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
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爲官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尤郡大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
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毋誚德
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
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
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
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
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

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
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得已以廉
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仍爲民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
用刑汎濫追呼招引止占詰重疊推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民艱食極力賑
贍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時
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姓老人亦扶杖而出
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
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
可爲或咎寬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嗇養精神者德秀曰
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
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於湘江議事以詩勗
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汝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
春長沙人爲立生祠前守泉州有僉判方阜鳴謂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
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歎賞阜鳴亦循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之謂早服蓋衛生之經也其流也遂爲楊氏爲我之學嘗念之吾人精神自有所寄長人者真見一體意孜孜矻矻精神自溢有怠焉一覺即振矣異教家專事內養念動則神亦搖何裨哉希元聽斷不倦知嗇養之道矣彼逐境生情精神漫無歸宿者尤當別論云

湘亭一宴春意油然即此可見仁體識得則孔門絃歌處處庭都俞別無風度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幼英悟絕出從輔廣李燔遊知義理之學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擢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遷轉運判官戢吏姦

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了翁先見○理宗即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己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起擢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頹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律興學校勑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後知福州疾且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問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慼頻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

華父處已澹然不見可欲獨於民風士習則孜孜釐正不少懈其中必有大可欲者彼齷齪飲世味者知耶

易曰豶豕之牙吉言革民者在握其機也華父尊老興賢而眉俗自變蓋從根源上轉移者彼

不善教治者與惡爲仇與爭爲敵革面有矣革心誰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淳熙中差知荊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荊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賛歎以養其徇公之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爲立限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

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自有老者訴其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者鄰伍捕獲不逸一人郡盜屏息荊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閑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荊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

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牧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寬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收增倍朔望及暇日請學講誨諸生○荊俗上元設齋醮郡守以下環坐而聽其說曰爲民祈福九淵爲吏民講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感動至泣下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之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亟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亟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荊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踰年答筆不施至於無訟

世疑金谿之學入於禪所和者弗察也荊門治績炳炳矣盤錯之衝刃游焉民情事變纖悉調練振古循吏莫過矣禪學果若是耶吾尤愛其同官稟事默聽是非庶幾執兩端用民中者以洪範代上元醮迎機轉動神哉噫管庫三年學大進固先生自道者即此可以息羣疑矣

趙廣漢治潁川鉤鉅發摘如神也儒者曰鷹鸇哉不若鸞鳳而好察者羨之子靜辨老者訴預知境中姦伏神乎非鉤鉅得也水靜則明燭鬚眉亦以接受無壅得下情焉嗟嗟末世僞慝日

滋親民者且遼絶矣猶不明而任察彼將爲鷹
鸇耶

先生嘗言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
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
閑閑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此可以爲
當官應事者之法然可襲取哉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
閑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
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
兩月無一士來見恠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
肥家不利爲士簡惻然即日詣白宰破食補生徒
日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往往必躬
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得吏僅行文案莫敢舞越
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簡白無罪令勘平日簡曰
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其不
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爲乎歸耻告身納
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曰事上官必從陳

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差浙西撫幹畿甸災白丹宜戒不虛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直賢使進於科目非其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耻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晝無害於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人人自有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聽者人人可曉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嚚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爲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諭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爲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出知温州首移文能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

類書善不書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帥大
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毋受詞
採訪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謁者五
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示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儇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
賊徒五百合家族何趨二千石拒捕相殺傷變在
頃刻且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
違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
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令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



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或訟售產寓官負
其直簡曰是名流且尊顯何得爾對曰今聽訴行
也文何以爲既而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籍計官
給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是
在幹者寓官爲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
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
日撤之城中讙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檢自將奉
養菲薄當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
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有冒同姓

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簡繳納告身一名
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
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人去思未艾謂當時
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
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
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
顧蘄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
帝綏四方之道哉

詆敬仲學者謂太高無實如捕風不可爲據諒
乎胡更治之卓犖也所過欣欣發物民淳土奮
浸淫乎三代遺風矣果無實耶臨淮之射感然
瘝痾且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家六合之量與
噫扇訟一剖頓悟此心之無所不通敬仲固非
一隅才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上賢慨之末世業學者果天
爵耶一釋褐焉芻狗視之患得患失鄙夫已耳
讀敬仲誨士數言而不竦然者無人心者也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紹興中旣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發運使史正志按郡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後召入對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火葬之清之皆諭令止易其俗戒諸邑童常賦緩禘征謹推收勾銷簿籍不使吏因緣爲姦諸所滲漏漸爲補置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

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舍居之爲閱武場凡禁軍隱避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先賢及死節者因集雅儒吉士日與籌論參佐謀議亦在焉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士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耳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昔賢有問何思何慮者程子病發之太早子澄

謂無慮可澄實際耶則吏治又其餘也事變人情倏忽千狀詳計預防思慮可無哉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慮而無慮矣

嘗試心體澄虛時民情種種隱動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其此歟終日營營者則否

賑荒不如備荒備荒不如重農重農之道廣矣在守宰加之意耳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幼見劉清之奇之曰子遠器時學非所處也命受業朱熹志堅思苦熹以子妻之寧宗初授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民賴之○改知新塗縣吏民習知臨川政不令而自行後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胡得欺我囚驚服果於廢井得尸○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矣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

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人聽命以日成筭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思神通之驗矣分料計工先自築繼以委人奸饕者難乎蠶食矣儒者之政其近民如此

守令懿範卷之一終